

当代中国基督教现状管窥： 基于 CGSS 和 CFPS 调查数据*

◎ 卢云峰 张春泥

内容提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个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三个面向：基督徒的规模和格局、基督徒的人口及社会分层特征、基督徒的社会心态。分析显示，2010年基督徒占我国成年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1.9%至2.2%之间，相对应推算全国基督徒总规模为2568万至2936万人。基督教在我国汉族地区已经成为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与佛教徒相比，基督徒的活动更为绵密、组织化程度更高、信众对宗教信仰的重视程度也更高。因此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在信徒特征上，基督徒的女性比例很高、年龄结构偏老、居住在农村的信徒相对多。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基督徒的个人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不仅低于无信仰群体，也在各宗教中排名最低或几乎最低。尽管如此，基督徒平均的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与无信仰群体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在社会底层，基督徒的社会心态比无信仰群体更积极。

关键词：基督教 格局 人口特征 社会分层 社会心态

作者简介：卢云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一、引言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发展迅速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但是对于其规模却说法各异。按照我国政府公布的数据，1949年中国有70万基督徒，占全国总人口的0.17%（按总人口4亿计）；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19号文件，称当时有大约300万基督徒和300万天主教徒。199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表明中国有1000万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0.83%（按总人口12亿计）；根据2005年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基督教”的介绍，当时“我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达1600万，教堂及活动点总数超过5万个，有近3000名牧师，1.5万名教职人员和近11万名义工”。^①2005年我国总人口为13.07亿，按此计算，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2%。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全国性基督教专项调查数据，认为大约中国人口的1.8%，也即约2305万人是基督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2010）。

近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成为争论的话题。2003年艾克曼认为中国有8000万人信奉基督教，而且他还认为照此趋势，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有可能在今后30年内成为基督徒，届时中国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发表的《全球基督教报告》（Report of Global Christianity）认为，2010年5%的中国人是基督宗教信徒，其中包括5800万基督徒和900万天主教徒。其他的各种估计还很多，差距也很大，从6000万到1.3亿不等。一时之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台湾地区的宗教状况及其对大陆的启示”（项目编号：13AZJ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http://www.gov.cn/test/2005_07/26/content_17214.htm。（阅读时期为2010年5月）

② Aikman, David.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Regnery Publishing, 2003.

中国基督徒的规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黄剑波和翟杰霞曾撰文称之为“数字之争”。在分析了各种基督徒规模估计之后，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对于这个所谓‘数字’之争，更值得关注的或许还不仅仅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这些数据的来源、收集和形成过程。”^①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估计中国基督徒规模超过 7000 万乃至 1 亿多的人大多基于其田野经验或主观感受，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抽样调查。当数据获取途径受到限制，抽样调查难以实施时，当年的这些估算自有其意义，也难能可贵。但在过去十年中，数据获取的瓶颈已经突破，我们完全可以对当代中国基督教进行更客观和规范的分析。21 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继展开，这两个大型调查项目采集了一些有关宗教信仰的数据，这些数据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一、中国当前到底有多少基督徒？这是回应中国基督教规模的“数字之争”，我们以多期调查数据为基础提供多种可能的估算方法和结果，找寻“隐藏的”基督徒。二、基督徒具有怎样的人口及社会特征？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基督教的传播是否在某些特征的人群中更广泛。三、基督徒在社会心态上与其他宗教信仰徒和无信仰人群相比有什么特点？基督徒对信任、生活状态的评价和心态与其他群体相比是更积极，还是更消极？

二、数据介绍

本研究分析的数据主要来自两个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鉴于以往对基督徒规模的争论很多都是围绕调查的科学性和独立性而展开，我们非常有必要先行介绍这两个调查项目。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后文简称为 CGSS）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其旨在通过定期、系统地采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为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的实证研究，及为政府政策决策与国际比较提供数据资料。^②CGSS 从 2003 年开始，分别于 2006、2008、2010 和 2011 年对全国上万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CGSS 调查数据及其他调查资料向全社会开放，其数据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被视作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本报告使用的是 2010 的数据，该期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抽取了 100 个县（区），共涉及 11,785 户家庭，每户家庭抽取一人作答。CGSS 2010 将是本研究使用的最主要数据，之所以选择 CGSS 2010 不仅是由于它是近年来 CGSS 规模最大的一期调查，更重要原因是该调查包含了一个宗教信仰专题的子模块，该模块抽取了 4,231 名受访者对宗教专题性问题作答，相关数据有助于我们对教徒规模进行估计。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后文简称为 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全国性、综合性、追踪性的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自 2010 年基线调查后，于 2012 年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展开了第一次追踪调查，于 2014 年举行第二次追踪调查。CFPS 的调查对象为中国除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港澳台之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户和样本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由于这 25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的 95%，因此，CFPS 的样本可以视为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CFPS 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2010 年基线调查共发放样本 19,986 户，最终完成了 14,960 户家庭，界定长期追踪的基因成员 57,155 位，其中 42,590 位（33,600 位成人和 8,990 位少儿）完成了个人问卷的访问。2012 年 CFPS 对全部个人及家庭样本展开了追踪调查，成功追踪到 12,725 户家庭及 42,970 位个人，家

^① 黄剑波、翟杰霞：《中国基督徒人数之争的学理与政治》，《道风》，2011 年总第 35 期。

^② Bian, Yanjie, Lulu Li: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8): Sample Designs and Data Evaluat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5(1):70–97.

户层面的追踪成功率为 85.1%，个人层面的追踪成功率为 80.6%。^①2014 年的追访已追踪访问了 13,857 户家庭，成功面访到 31,665 位成人。^②CFPS 从 2012 年开始采集宗教信仰的数据，内容涉及宗教信仰归属、宗教实践的参与、宗教组织成员身份、宗教重要性四个方面。2014 年 CFPS 尝试了新的提问宗教信仰的方式，这一方式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人在回答宗教信仰上的独特性，并利用这些信息调整对信徒规模的估计。

上述两个调查项目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在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其数据涉及诸多领域和部门，宗教只是很小一部分。即便份量不重，这些数据也足以帮助我们对当代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做出初步的分析。在随后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先估计基督徒的规模及描述其发展格局，所使用的数据包括 2006—2010 年的历次 CGSS 数据、CFPS 2012 年及最新的 2014 年数据。由于 CGSS 2010 年的数据最为全面，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中，我们聚焦于这一年的数据，对基督徒的人口及社会特征，以及社会态度进行探究。

三、寻找“隐藏的”基督徒：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

在回答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之前，需要首先指出的一个基本现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明确声称的宗教归属的。无论是 CGSS 还是 CFPS 均显示，绝大多数被访者自认为“无宗教信仰”，除 2014 年数据外，2006 至 2012 年数据显示只有略多于 10% 的人自认为有宗教信仰（见表 1）。即使 CFPS 2014 年的调查中以信神的方式提问，并纳入了祖先崇拜的选项，也仍有 73.5% 的人表示不信任任何的神或祖先。从回答的具体信仰归属上看，佛教是我国的第一大宗教团体，约 5.5%—7.4% 的受访者自认为是佛教徒，若不严格限定回答宗教派别，有 15.9% 的受访者回答“信佛或菩萨”（CFPS 2014）。基督教是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团体，成年人口认为自己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约为 1.8%—2.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9 年的调查显示 1.8% 的受访者信仰基督教。^③3 个不同机构独立主持的 6 次问卷调查反映出的中国基督徒的比例相当接近，即约有 1.8%—2.2% 的受访者认定自己为基督徒。

表 1 2006—2014 年我国成年人的宗教信仰分布 (%)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佛教	7.38	6.99	5.46	6.50	15.87
道教	0.19	0.22	0.25	0.31	0.85
民间信仰	2.75	0.33	2.89		0.81
伊斯兰教	1.21	0.68	2.87	0.71	0.45
天主教	0.32	0.10	0.25	0.27	0.34
基督教	1.82	2.07	1.93	2.00	2.19
无宗教信仰	86.05	89.50	86.25	90.06	73.56
其他	0.28	0.11	0.10	0.15	5.94
合计	100.00 (10,151)	100.00 (60,00)	100.00 (11,778)	100.00 (20,035)	100.00 (19,260)

注：2006、2008、2010 数据来自 CGSS，数据均经权数和抽样设计调整。2012、2014 年数据来自 CFPS 的全国再抽样样本，其中 2012 年数据经权数和抽样设计调整，2014 年的权数尚未发布。括号中的数字为样本数。

① 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理论与实践》，《社会》，2014 年第 2 期。

② CFPS 2014 年的家庭及个人的追踪成功率尚未公布。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

我国在合法的“三自”教会之外，还有大量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的存在。有人认为，部分基督徒会出于各种顾忌在接受调查时不愿意披露自己的信仰状况，因此基督徒的实际规模远大于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但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校验和校正。具体而言，方法之一是从宗教实践出发推测受访者的宗教身份。通常来说，基督徒需要每周礼拜，所以“每周去一次教堂并祷告”可以成为判断被访者是否属于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如果被访者几乎每周都做祷告而且去宗教场所，但却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这个人是基督徒。这种估计或许会高估基督徒的规模，因为他们也可能信仰别的宗教（比如天主教、东正教、摩门教等）。但这至少是一个让我们从声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中估计“隐藏的”基督徒的办法。

CGSS2010 的宗教信仰模块抽取了 4231 名受访者提问他们“您现在做祷告的频率如何？”以及“您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频率如何”（见表 2），受访者回答的实际行为可能反映了他们的真实信仰状况。数据显示，在 3,646 名接受宗教信仰专题模块调查并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有 0.04% 的人既“差不多每周都祷告”且“每周都去宗教场所”。我们再大胆一点，把这些都算作基督徒。如此算来，2010 年，基督徒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 1.97%。这个方法或许有些高估了基督徒的比例，因为很多聚会型的宗教都有类似的实践要求。如果我们把只要“差不多每周都祷告”或“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却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视为基督徒，那么有 0.26% 属于此类，以此计算基督徒的比例大概为 2.18%。^①

表 2 回答“无宗教信仰”者做祷告和参加宗教场所 / 组织活动的频率 (%)

		(A) 做祷告的频率		(B) 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频率	
	拒绝回答	0.28		0.46	
	不适用	0.08		0.04	
1	从来没有参加过	96.46		94.23	
2	一年不到 1 次	0.68		1.58	
3	一年大概 1—2 次	1.17		2.62	
4	一年几次	0.68		0.82	
5	一月 1 次	0.2		0.14	
6	一月 2—3 次	0.19		0.07	
7	差不多每周都有	0.1	} 0.26%	0.04	} 0.04%
8	每周都有	0.04		0.00	
9	一周几次	0.04		0.00	
10	一天 1 次	0.04		—	
11	一天几次	0.04		—	
	总计	100.00		100.00	

注：CGSS 2010，N=3,646。

另一个辨别基督徒隐藏宗教身份的方法是在追踪调查变换提问方式。这是 CFPS 2014 做的尝试。在 CFPS 2012 年的问卷中，对宗教信仰的提问是这样表述的：“请问您属于什么宗教？”选项为：1. 佛教；2. 道教；3. 伊斯兰教；4. 基督教（新教）；5. 天主教；6. 无宗教；7. 其他（请注明）。这是直接问宗教身份归属。但考虑到中国人对宗教的制度性认同感不强，其信仰很有可能是以神灵为中心组织起

① 进一步分析发现，0.04% 的至少差不多每周都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人同时也包含在 0.26% 至少差不多每周都做祷告的人中。

来的，因而在2014年的访问中，CFPS把提问方式改为：“您信什么？”选项相应地改为：1. 佛、菩萨；2. 道教的神仙；3. 安拉；4. 天主教的天主；5. 基督教的上帝；6. 祖先；7. 以上都不信。有的基督徒或许不会明确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否认自己信奉耶稣基督。因此，2014年的数据也许能更真实地反映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规模。由于CFPS是追踪调查，历次调查的是同一批被访者，将他们2012年的回答与2014年的回答做比对，我们就能推断出哪些人是“隐藏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并不声称自己皈依基督教，但却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当然，这不能排除有些人可能是在过去两年中才改信的基督教，但从数据变动的幅度来看，CFPS 2014“捕捉到”更高比例的有信仰人群应该是由问法的改进带来的，并非是由于中国人信仰的改变造成的。总的来说，通过比较CFPS追踪样本在2012年和2014年回答，我们发现，2012年已经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人，2014年新的问法并没有给他们的回答造成什么影响，73%的基督徒被访者在2014年仍回答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回答的一致性很高。而对于2012年声称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绝大部分是无任何信仰的人），有0.8%在2014年回答信仰“基督教的上帝”，这一部分人极有可能就是“隐藏的”信徒。

根据上述两种对“隐藏教徒”的甄别方法，我们在表3中总结了几种可行的估计方法并以此估算基督徒规模。首先，我们以2010年的CGSS数据为基础，如果仅根据CGSS 2010年问卷调查被访者回答的宗教身份，基督徒的比例为1.93%（估计1）。如果把那些自认为无信仰但差不多每周都参加宗教组织/场所活动并每周祷告的人认定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比例修正为1.97%（估计2）。如果我们把差不多每周都祷告或参加宗教场所/组织的无信仰者都当成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比例进一步修正为2.18%（估计3）。若利用CFPS 2014年追踪样本的发现，有0.8%的“隐藏”基督徒，减去0.5%两年回答不一致的比例（即2012年回答信仰基督教，2014年回答信仰其他宗教或无信仰），将这些比例运用到CGSS 2010年为基础的估计，则基督徒的规模为2.2%（估计4）。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2006年至2014年历次CGSS和CFPS调查得到的基督徒比例来线性推算，假定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是线性的，以年平均增长率对2010年的比例做数据插补，据此估计的2010年基督徒比例约为2.12%（估计5）。综合上述方法，我们估计2010年基督徒的比例下限为1.93%，上限为2.2%，相对应推算的成年基督徒规模在1411.9万至1614.3万人之间，如果该比例同样适用于18岁以下人口，则据此推算的全国基督徒规模为2568.3万至2936.5万人。由于我国不允许向未成年人传教，未成年人的信教比例应该低于成年人。因此我们认为2936.5万基督徒是根据CGSS2010数据所能得到的最高值，但这一数字存在高估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把每周都祷告的无信仰者都认定为基督徒是有风险的；第二，将成年人口的基督徒比例运用到未成年人也会高估基督徒的比例。即便如此，2900万也远低于皮尤中心所给出的5800万。如果真要给出一个点估计，我们认为估计2更为合理，也就是2010年基督徒占我国总人口的1.97%，绝对数量在2600万上下。

表3 用不同方法估计2010年基督徒的比例及对应信徒规模

		估计比例(%)	对应成年人口规模(万人)	对应全国人口规模(万人)
估计1	2010年问卷回答	1.93	1411.9	2568.3
估计2	2010年问卷回答+每周祷告且参加宗教活动的无信仰者	1.97	1443.7	2626.2
估计3	2010年问卷回答+每周祷告或参加宗教活动的无信仰者	2.18	1600.3	2911.0
估计4	用改变提问方式带来的变化调整2010年问卷回答	2.20	1614.3	2936.5
估计5	2008—2014年问卷回答的比例变动推算2010年	2.12	1552.2	2823.5

注：CGSS的调查人群为18周岁以上人口，因此其估计的教徒比例仅适用于推算成年信徒规模。人口规模推算的基数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短表数据，其显示全国人口为1,332,810,869人，18岁以上人口为732,686,139人。

或许有人认为，出于某种原因，基督徒相比于普通人群有更高的无应答率，在这种情况下，问卷调查的结果可能低估基督徒的比例。但是目前我们尚未获得严谨可靠的证据证明基督徒比其他信仰人群更可能在入户调查时不在家、拒访、无法作答或不回答与宗教相关的问卷问题。另一种问卷调查会低估的可能性是基督徒在回答信仰或宗教归属时不能意识到或有意避免承认自己的宗教身份。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采集与宗教相关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基督徒。正如我们在表 3 的估计 2 和估计 3 中的尝试。但是 CGSS 提问的宗教行为不仅适用于基督徒，还可能适用于其他宗教群体，因此在没有更多、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与基督教相关的宗教实践的测量时，我们还是难以准确估计在自认为无信仰的人群中有多少人实际上为基督徒。此外，以估计比例推断信徒人口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研究者（包括我们）往往根据全国人口数来推断，但问卷调查通常只针对 16 岁或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口采集宗教信仰数据，而基督教在成年人口中的比例能否同样运用于未成年人，以及全国人口中有某些少数民族是有特定信仰的（比如回族多信奉伊斯兰教），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也算在估计规模的基数中是否合适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上述调查数据表明佛教是我国汉族地区的第一大宗教，基督教排名第二，但我们如果从更综合的指标来考察，会发现这一认识并不全面：因为相对于佛教，基督教的信徒更重视宗教信仰，宗教实践更频繁，同时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用宗教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基督徒的委身程度很高。我们发现，虔诚的基督徒在数量上不亚于虔诚的佛教徒。此外，1.93%–2.2% 的估计是一个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局部地区，基督徒的绝对规模甚至超过佛教。对此，我们主要借助 CFPS2012 采集的对宗教信仰重要性的自我评价、宗教实践的绵密程度以及是否加入宗教组织三个指标数据来说明。

首先，相对于佛教徒，基督徒更加重视宗教信仰。

CFPS2012 的数据显示（表 4），在评价宗教对自身的重要性时，69% 的基督徒认为宗教对自身“很重要”，其次是穆斯林（57%），佛教徒和道教徒认为宗教对自身“很重要”的比例很低，佛教徒比例不及三成，道教徒不及五分之一，与此相呼应，自认为信仰佛教的人有接近三分之一认为信仰“不重要”，其在有宗教信仰群体中此项排名最高。相比之下，仅 5.5% 的基督徒认为宗教信仰“不重要”。这一数据表明，基督徒更重自身的宗教信仰。

表 4 不同信仰群体对宗教重要性的评价 (%)

	很重要	有些重要	不重要	合计
无信仰	2.0	10.6	87.4	100.0
基督教	68.6	25.9	5.5	100.0
佛教	28.7	40.3	31.0	100.0
道教	19.2	53.8	27.0	100.0
伊斯兰教	56.6	31.8	11.6	100.0

注：CFPS2012（全国再抽样样本），数据已经权数及抽样设计调整。

其次，委身程度高的基督徒在绝对数量上与虔诚的佛教徒相当。

CGSS 2010 和 CFPS 2012 均提问了宗教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表 5）。两个调查一致反映出声称自己信仰佛教的人中接近 40% 者几乎不参加宗教活动（“一年少于一次”），又有至少 40% 的人一年仅参加一次或几次，只有 15%–20% 的佛教徒能够坚持每月至少参与 1 次。信仰佛教者通常会在农历的初一、十五礼佛，这 15%–20% 的人大概能被称为比较虔诚的佛教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超过半数（54%）的基督徒坚持每周参与一次或几次宗教活动，这些人可以被视为高委身程度的基督徒。尽管佛教徒的总体规模 3 倍于基督徒，但考虑到经常礼佛的佛教徒比例不及经常去教堂的基督徒的三分之一，因此，可以大致认为虔诚的基督徒在规模上与虔诚的佛教徒不相上下。

表5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信众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	
	CGSS	CFPS	CGSS	CFPS	CGSS	CFPS
一年少于1次	14.2	15.6	38.7	38.9	26.6	18.6
一年1—2次	6.9	12.1	22.1	20.7	21.5	29.0
一年几次	9.1	10.2	17.3	23.8	13.8	36.4
每月1次	9.0	4.3	4.5	3.7	3.1	0.1
每月2—3次	5.4	4.4	12.8	10.9	4.2	1.0
每周1次	47.7	43.5	1.9	0.0	13.4	9.0
每周几次	7.7	9.9	2.7	2.0	17.4	5.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注：CFPS 2012（全国再抽样样本），N=2,098；CGSS2010，N=1,445。数据均已经权数及抽样设计调整。

其三，组织化的基督徒在规模上甚至高于组织化的佛教徒。

在中国，人们信仰某一宗教不一定意味着会加入该宗教的组织或团体，而在这个方面，基督徒相对于其他宗教群体体现出了相对较高的组织化程度。图1显示，31%的基督徒加入了宗教组织，具有组织成员身份；穆斯林（16%）紧随其后。相比之下，只有2.5%的佛教徒回答自己加入了宗教组织。CFPS2012的数据表明，虽然自认为信仰佛教的受访者三倍于基督教信仰者，但是具有成员资格的基督徒比例却十倍于有成员资格的佛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组织的基督徒比有组织的佛教徒在数量上或许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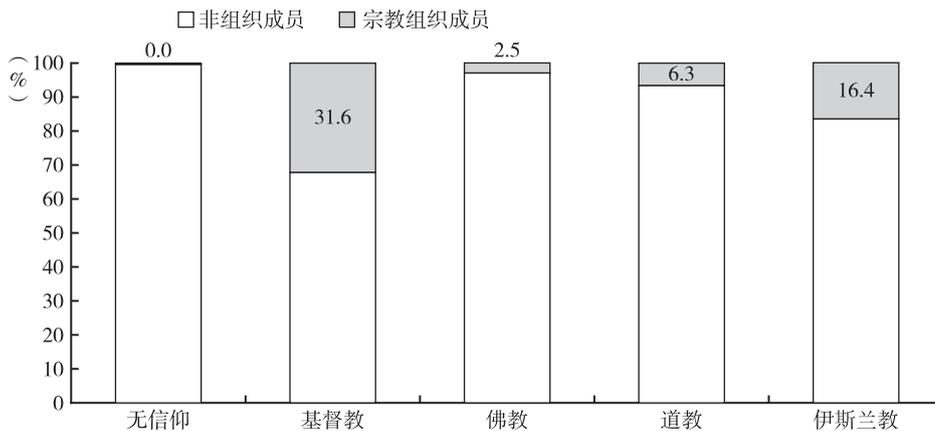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信仰群体的宗教组织参与比例

注：CFPS2012（全国再抽样样本），N=20,035，数据已做权数及抽样设计调整。

最后，基督教在局部地区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佛教徒。

CFPS有五个具有抽样代表性的“大省”样本，基督教传播迅速的河南省恰好是其中之一。表6统计了河南省分城乡居住地被访者的宗教信仰分布。从中我们看到，河南的基督徒比例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在河南农村，声称信仰基督教的受访者比例（6.9%）已经超过佛教（5.9%）。据此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分布格局。

表6 河南不同城乡地区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情况(%)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无信仰	合计
乡	5.9	0.0	0.1	6.9	0.6	0.1	86.4	100.0
城镇	6.8	0.3	2.5	3.4	0.3	0.1	86.6	100.0

注：CFPS 2012（河南子样本），数据已做权数调整。

综上所述，撇开基督徒人数的争议，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基督教在我国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社会力量。从数量上来讲，我们虽然只能估计其规模的大致范围，但基督徒的规模仅次于佛教，在数量上位列第二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此外，从信徒的组织化程度、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信徒对宗教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这三个指标进行综合评定的话，基督教已经成为汉族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

四、当代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和社会特征

接下来，我们试图回答基督徒具有怎样的人口和社会特征。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具体探讨基督徒的性别比例、年龄分布、婚姻状态、城乡居住地等人口分布特征，以及其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或社会地位。为了突出基督徒的特征，我们也同时描述了无信仰群体和其他主要信仰群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特征，以便与基督徒比较。在这一部分的描述中，我们主要使用 CGSS 2010 数据，该调查提问的宗教信仰的类型分为 10 类：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拜妈祖、关公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但实际调查中，没有被访者选择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在所有选项中，选择佛教、民间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相对较多，而信仰道教、天主教的个体较少，不足 30 人，根据统计学常识可知，百分比过少可导致统计估计有偏，因此，我们将道教与民间信仰进行合并，在分析样本中排除天主教。最终描述的信仰类型仅包括五类：无信仰、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

表 7 描述和总结了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及无信仰人群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城乡居住地的分布。

表 7 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及无信仰人群的人口特征分布

		无信仰	基督教	佛教	道教/民间信仰	伊斯兰教
女性 (%)		47.5	69.0	60.8	43.4	56.2
年龄组 (%)	30 以下	15.3	11.4	12.9	9.9	30.1
	30—39	19.8	16.1	16.1	23.4	18.5
	40—49	24.8	28.6	22.4	23.0	26.7
	50—59	19.8	16.8	19.4	22.5	12.2
	60 及以上	20.3	27.1	29.2	21.2	12.5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年龄 (岁)		46.3	49.3	49.5	47.4	40.4
男性不在婚 (%)		15.3	12.3	17.1	12.4	14.8
女性不在婚 (%)		16.8	17.7	23.1	14.4	23.0
居住农村 (%)		44.1	55.5	30.7	59.3	36.9

注：CGSS 2010，N=11,751，数据已经加权及抽样设计调整。不在婚状态是指单身（从未结婚）、离异、丧偶。

从表 7 中，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发现：

基督徒以女性居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通常都会比男性更容易信仰宗教。但中国基督徒的性别差异之大让人印象深刻。CGSS2010 的数据显示，接近 70% 的基督徒是女性，男性只占 30%。女基督徒是男基督徒的两倍有余，这说明基督教在我国大致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宗教。相比之下，虽然伊斯兰教和佛教中女性也较男性多，但其女多男少的程度都不及基督教。

基督徒的年龄偏大。从各信仰群体的平均年龄来看，基督徒和佛教徒的平均年龄最高。或者换种方式，将人口划分为五个年龄阶段，30 岁以下（18—29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和 60 岁及

以上，依此描述各信仰群体的年龄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教中60岁及以上老龄人的比例较高，接近三成；除基督教外，佛教的中老龄人口比例也很高，两者在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与这两个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教徒的年龄结构明显偏年轻。

男性基督徒的在婚比例更高。我们将受访者的婚姻状态简化为在婚和不在婚两类，并分男女统计了不同信仰群体中不在婚者的比例，这里的不在婚状态包括单身、离异和丧偶。如果以无信仰人群作为参照，我们看到除道教/民间信仰外，有宗教信仰群体女信徒的单身、离异、丧偶比例均要高于无信仰群体，该比例最高的是佛教徒，女佛教徒中有接近23%处在单身、离异或丧偶的状态，其次是伊斯兰教，女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跟无信仰女性接近，两群体差异并不显著。但从男信徒的在婚/不在婚状态看，除了佛教徒外，其他宗教男信徒的在婚比例都高于无信仰男性。因此，在婚姻状态上，我们并未发现女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相较于无信仰人群更高，但发现男基督徒的不在婚比例略低于无信仰人群。

基督徒居住在农村的比例略高。不同地区的宗教类型结构有一定的差异，穆斯林、佛教徒居住在城市的比例较高，而基督徒居住在农村的比例略高，超过一半的基督徒居住在农村。此外，道教/民间信仰群体中居住在农村的信徒也较多。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基督徒在整个中国社会分层中所占据的位置。宗教与社会分层一直是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宗派林立的美国社会，社会阶层决定宗教归属的现象十分普遍。我国的宗教兴盛程度不及美国，教派分化程度也远远不如美国，相关的研究很少。所谓我国基督教信仰群体有三多（妇女多、老人多、文盲多）的说法涉及到了宗教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关文化基督徒、文化佛教徒讨论似乎都在将宗教信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但总体而言，系统的有关中国宗教与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有待充实。在表8中，我们仍使用CGSS2010数据初步分析基督徒和其他几个信仰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这里，我们把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分为四个维度：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地位自评。

表8 基督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及无信仰人群的社会分层特征分布

		无信仰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个人收入(元)		18323.1	10193.4	27684.0	13735.1	13572.3
教育年限(年)		8.7	7.0	7.5	7.1	7.4
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12.8	22.7	23.3	18.4	19.2
	小学	23.1	24.9	22.4	33.1	26.6
	初中	30.7	34.7	26.9	30.2	33.3
	高中/职中	18.9	9.8	16.6	13.8	12.7
	大专或以上	14.5	7.9	10.8	4.5	8.2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职业地位 ISEI		42.2	38.3	40.8	39.1	36.9
职业声望 SIOPS		37.8	34.0	37.1	35.0	33.8
个人地位自评分数		4.0	4.0	4.2	4.2	4.6
个人地位自评等级(%)	底层	19.9	22.4	15.7	12.0	13.0
	中下层	34.5	35.6	33.2	40.5	24.6
	中间层	40.3	35.8	43.1	42.6	51.3
	中上层	4.6	4.5	7.5	4.7	8.4
	上层	0.8	1.7	0.6	0.2	2.7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个人收入是最直接反映人们经济地位的指标。表 8 显示，基督徒的个人收入最低，次之为穆斯林和道教徒 / 民间信仰者，均显著低于无信仰群体。相比之下，佛教徒的平均收入最高。

教育水平反映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既是社会地位传递的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机制。在表 8 中我们既统计了各信仰人群毕业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分布，也计算了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无信仰群体，而基督徒的教育水平在其中最低。CGSS 2010 数据显示，基督徒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足 8%，而同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教徒为文盲 / 半文盲。尽管基督徒的年龄结构偏老，而中国老龄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但这并非完全是由于年龄结构造成的，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佛教徒的年龄结构也偏老，但佛教徒却是在四个信仰群体中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当然，佛教徒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一方面仍显著低于无信仰群体，另一方面其两极分化明显：佛教徒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宗教群体，而其文盲 / 半文盲比例也非常高，与基督徒不相上下（两群体此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职业地位是衡量成年人在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主要指标。一般来讲，职业代表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角色，反映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拥有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长期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比收入更为稳定的地位测量指标。目前对职业地位等级国际通行的测量标准有两个，即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和国际标准职业声望（SIOPS），前者是对各职业从业者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后者反映的是职业被社会人口的认可和赞许程度。两个指数得分越高，说明该职业的地位越高。表 8 中我们展示了各信仰群体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职业声望指数得分的均值。需要注意的是，对有工作的被访者，我们选择的是他们当前的职业，对于已经离职或退休的被访者，我们选取的是他们最后一份职业，因此这里的职业可视为是被访者的主要职业。对于从来没有工作过的被访者，我们无法获知其职业及相应的地位得分，因而将至排除在分析样本之外。我们对各信仰群体职业地位均值进行排序后发现，无信仰群体的职业地位最高，其次是佛教，道教 / 民间信仰居中，而基督徒、伊斯兰教信徒的平均职业地位较低。

根据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测量出的客观地位并不总是与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相一致。我们在表 8 中还分析了各信仰人群的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有趣的是，尽管无信仰人群在收入、教育、职业地位等客观指标上体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高，但他们的主观地位评价却并不高于有宗教信仰人群。在我们分析的这几个群体中，穆斯林对自己的主观地位评价最高，其次是佛教徒和道教 / 民间信仰者，地位自评最低的是基督徒和无信仰人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持有不同信仰的群体不仅在人口特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也存在层级划分的特点。总体而言，宗教信徒的社会经济地位要低于无信仰人群，而在宗教信徒的样本中，基督徒在许多社会地位指标上都是最低的。需要说明的是基督徒在社会位置上的相对劣势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其人口特征相联，即基督徒多为女性、中老年人、农村居民。

五、基督徒的社会心态是否更积极？

信仰对信任程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状态有怎样的影响？对基督徒的社会态度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评价基督教的社会影响。我们再次利用 CGSS 2010 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对信任程度，我们选取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测量的是人们对几类主要社会群体的信任程度，从“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分为五个程度，涉及的几类社会群体包括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领导干部、生意人、同学和老乡。我们将对这几类人的信任度的打分进行标准化后加总，并转化为取值为 0—1 之间的得分，分数越高，表明对主要人群的信任度越高。第二个信任程度的指标我们选取的是人们对法院及司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公安部门、中央媒体、全国人大的信任程度的打分，同样也是从“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分为五个程度，得分计算的方法与对主要人群信任度得分的计算方法一致。该指标反映的是人们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第三个信任度的指标我们选取的是人们对信教的人从“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的打分，同样将分数标准化后转换为取值为 0—1 的得分。

公平感反映的是人们对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主观体验，这一主观体验受到现实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但反映的是人们多大程度察觉到这些不平等并认为这些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我们此处使用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受访者对总体而言社会的不公平程度的评价，从“完全不公平”到“完全公平”五个等级的打分标准化后转化为0-1的得分。第二个指标是受访者对个人收入公平程度的评价，这里的评价涉及到被访者个人的具体情况，在问卷中的题目表述为“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同样被访者可以从“不公平”到“公平”五个等级之间做出选择。第三个指标是被访者回答的实际收入与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收入水平之比，如果该比例小于1，则说明被访者实际的收入达不到他们觉得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等于或大于1，说明被访者得到了应得的收入。

对幸福感的测量，我们采用被访者对自己生活是否幸福的总体评价，被访者可以在“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五个等级之间做出选择。对未来的希望同样也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对此，我们使用了被访者对“我的未来毫无希望，并且我确信事情不会朝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对未来消极看法的否定程度（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个等级）来测量，对于这两个分值我们均进行了标准化并转化为0-1的得分。此外，我们还比较了被访者对当前地位的打分和对10年后预期地位的打分，我们认为，如果对未来地位预期的打分高于对当前地位的打分，则说明对未来向上流动有信心，如果低于则说明预期未来会向下流动。

最后，我们还计算了被访者的精神健康得分。采用以下题目得分的标准化加总：“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由于情绪问题，您无法完成预期的工作或日常活动的频繁程度”“由于情绪问题，让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变得心不在焉的频繁程度”“在过去四周中，您是否感到心平气和的频繁程度”“在过去四周中，您是否充满活力的频繁程度”。该得分越高，表明精神状态越好。

表9展示了不同信仰人群在这些指标上得分的均值，以及对群体间的差异做了F统计量的统计检验（检验1）。由于本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基督教群体，因此我们专门对基督徒与无信仰群体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统计检验（检验2）。

总的来说，不同信仰群体在这些指标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穆斯林、道教/民间信仰群体的社会信任度较高、公平感较高，穆斯林对于生活的幸福度和未来的信心均较高。基督教在这些指标的得分相较于其他宗教群体低，但是与无信仰群体没有显著差异，换言之，基督徒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对社会和国家的不信任、不公平感，或者更低的幸福感，或对未来较低的期望。仅有一个例外，即基督徒对信教的人的信任度极高，在对信教者的信任度上仅次于穆斯林。

表9 不同信仰群体的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及精神健康评分的均值及统计检验

	无信仰	基督教	佛教	道教/民间信仰	伊斯兰教	检验[1]F值	检验[2]F值
对主要人群的信任度	0.70	0.68	0.68	0.70	0.74	5.39**	7.40**
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	0.79	0.78	0.76	0.80	0.86	2.84**	0.72
对信教者的信任度	0.34	0.68	0.51	0.45	0.71	86.73**	226.63**
评价社会公平度	0.50	0.47	0.47	0.51	0.56	1.61	1.86
评价个人收入公平度	0.47	0.44	0.48	0.49	0.53	2.30*	1.08
实际收入与应得收入之比	0.57	0.53	0.62	0.74	0.59	1.16	1.61
评价生活的幸福程度	0.76	0.78	0.75	0.69	0.81	3.44**	0.24
对未来怀有希望程度	0.76	0.78	0.75	0.69	0.81	4.96**	1.23
未来地位预期与目前主观地位得分之差	1.13	1.05	1.30	1.14	1.53	5.88**	0.98
精神健康得分	0.73	0.73	0.71	0.69	0.70	1.14	0.02

注：CGSS 2010，已经权数和抽样设计调整。对不同群体得分均值差异显著性的统计检验采用F检验，其中，检验[1]是对所有5个群体差异的检验，其零假设为5个群体在变量上的均值无差异。而检验[2]仅针对基督教和无信仰人群差异的检验，其零假设为基督徒和无信仰群体在变量上的均值无差异。**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

但上述结果是否说明基督徒心态更不积极呢？其实不然。因为通常来讲，人们的主观态度是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描述中我们看到，有宗教信仰群体普遍地位不及无信仰群体，但是，在主观地位的评价上，以及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上，伊斯兰教、道教及民间信仰要高于无信仰群体。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基督徒在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和精神健康上高于无信仰人群，但是鉴于该群体在收入地位、教育程度上普遍较差，其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与无信仰群体却相当（没有显著更差），这说明信教对人心态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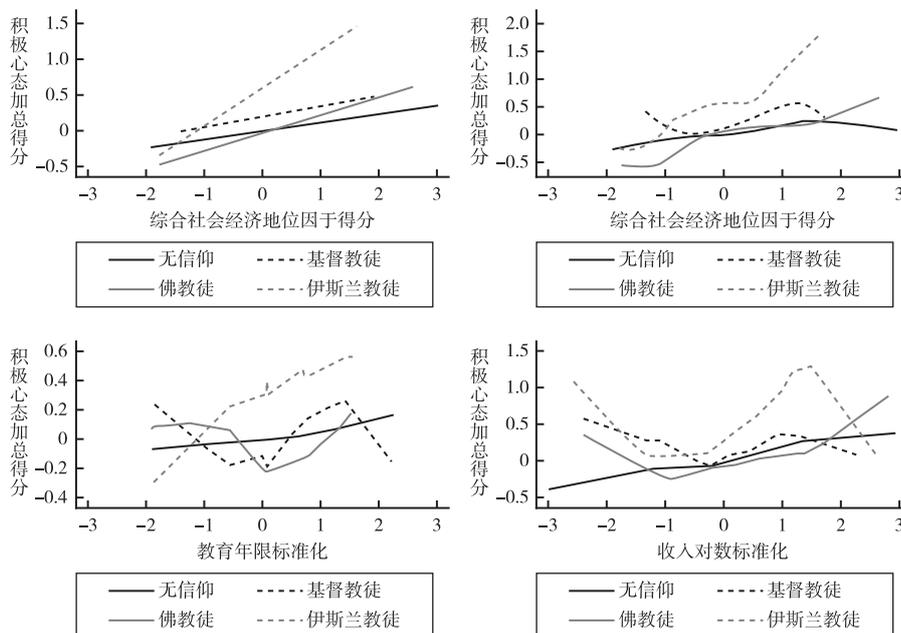


图2 无信仰群体、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心态关系的线性拟合及 Lowess 平滑曲线拟合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社会心态的关系。为了简化数据，我们将对社会主要人群的信任度、社会公平度评价、个人收入公平度评价、生活幸福感、精神健康得分五个 0-1 得分进行加总，并做了标准化处理（以 0 为均值），生成了一个积极心态分数。分数越高，说明被访者心态越积极。我们同时也将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客观指标——收入、教育、职业声望——用因子分析处理成一个标准化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得分（以 0 为均值），来描述其与积极心态分数之间的关系。在图 2 中，我们分别用线性的方式（左上）和平滑曲线（lowess smoothing line）的方式（右上）来拟合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得分和积极心态的关系。与无信仰人群相比，宗教信徒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心态之间关系的强度更强，在线性关系中就是斜率更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能够更大幅度地提高教徒的积极心态。换言之，信徒比无信仰人群更“知足常乐”。

对基督徒而言，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如低于平均水平 0 值）的信徒中，他们的积极心态得分不仅高于同一地位的无信仰人群、佛教和穆斯林，甚至高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0 值以上），无论是线性拟合还是平滑曲线都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平滑曲线的拟合来看，社会经济地位中上水平的基督徒（如在 1 个正标准差位置），其积极心态得分也是要高于无信仰人群和佛教徒，但次于穆斯林。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拟合了标准化处理后的教育年限、收入对数分别与积极心态得分之间的平滑曲线关系，分别展示在图 2 的左下方和右下方。其结果与使用我们构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标准化得分的发现基本一致。总的来说，包括信仰基督教在内的教徒，在社会分层较底层的一端和在中间地位者的心态与无信仰人群相比更积极，处在中间地位者跟无信仰人群趋于一致。也就是说，

处在社会底层的信徒更坦然，而处在中上层的信徒更知足。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信仰群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态度的发现的数据是来自于社会综合调查，而非针对宗教群体专题研究数据，这意味着，尽管样本对全国居民有代表性，但不一定完全代表每一个在此分析的信教群体，因为信教群体的分布可能有一定的区域集中性。另外，信教个体的样本量较小，这也会影响统计结果的稳定性。比如图2显示，处在社会分层顶端的基督徒的积极心态反而有很大的下跌，但是我们从之前的分析也可以推知，基督徒普遍来讲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那么在样本中处在社会顶层的基督徒的人数极少，分析基于此则很可能受到极端值和抽样偶然性的左右（比如样本恰好抽中一、两个愤世嫉俗的地位高的基督徒）。因此，我们解读相关结论时要非常小心。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对CGSS和CFPS数据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涉及基督徒的规模和格局、人口及社会特征、社会心态。近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已经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基于CGSS和CFPS的数据，我们给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数量的区间估计。我们用五种方法对2010年我国基督徒的人数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基督徒占我国成年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1.93%至2.2%之间，相对应推算我国成年基督徒大致在1400万到1600万之间，全国基督徒总规模为2568万至2936万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点估计，我们认为2010年我国大概有2600万基督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估计就是实相；它只是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最能接受的一个判断。实相的找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路途中，我们需要不断的积累数据和改进测量工具，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心平气和的讨论。

从规模上，基督教在数量上已经成为我国汉族地区第二大宗教，仅次于佛教。然而相较于佛教，基督教的活动更为绵密、组织化程度更高、信众对宗教信仰的重视程度也更高。每周进教堂礼拜的基督徒数量与每月礼佛两次的佛教徒在规模上不相上下。在某些地区，如河南农村，基督徒的规模已超过佛教徒的比例。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国已经形成“全国存在，局部聚居”的格局。

总体而言，基督徒在中国社会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是女性和中老年人，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是文盲/半文盲、半数以上居住在农村。平均而言，基督徒的收入和职业地位都较低，不仅低于无信仰群体，也在许多指标上低于其他宗教群体。但是，即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其信任度、公平感、幸福感、精神健康程度与无宗教信仰群体却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在底层的基督徒较之无信仰群体拥有更积极的心态，而社会经济地位处在中上层的基督徒也表现出了更知足的心态。在《工厂工人与传道者》一书中，波普发现工人们有一种视贫穷为圣恩、以宗教地位代替社会地位的倾向。工人们认为自己虽然物质生活不如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拥有真正重要的东西：宗教。很显然，宗教信仰给他们带来了“抚慰”。^①波普的分析能延伸到中国吗？初步的分析似乎如此，但更细致的研究有待来者，有待来日。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 Pope, liston: *Millhands and Preac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42.

Observation in Present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CGSS and CFPS

Lu Yunfeng Zhang Chunni

Abstract:Based on two national social survey data of “China’s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and “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 (CFPS) ,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re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 including the scale and pattern, the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Christian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adult population in China is roughly between 1.9% and 2.2% in the year 2010, so the calculated total scale of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is between 25.68 million and 29.36 million. Christianity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religion after Buddhism in Han nationality regions in China. Compared to Buddhism, the Christian activities are more smooth, more organized, and believ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religious belief to the higher level. So we think Christianity in our country has already formed the pattern of “national existence, local concentrat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lievers, women Christian occupies a high proportion, age structure is older, and rural believers is relatively mor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personal income,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of Christians are not on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 faith groups, but also ranked the lowest or near the lowest among all religions. In spite of this, the average degree of trust, fairness, happiness, mental health of Christians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no faith groups, and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Christian is even more positive than no faith groups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Keywords:the scale and pattern of Christians,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entality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Li Ding

Abstract:Based on multiple datasets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 not as fast as the Christians expected. But it’s still notable in several respects and areas. Evidence from Panel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at Beijing shows that mission activities are quite frequent on campus, especially those elite Universities. Being missed is a common experi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se mission activities can enhance the exist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and understand of Christianity. The percen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regard themselves as Christian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Christianity is more popular in these elite younger than other population. But it also shows that the major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lacking basic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and quite cautious and suspicious about its expansion.

Keywords:Christianity, Protestants,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